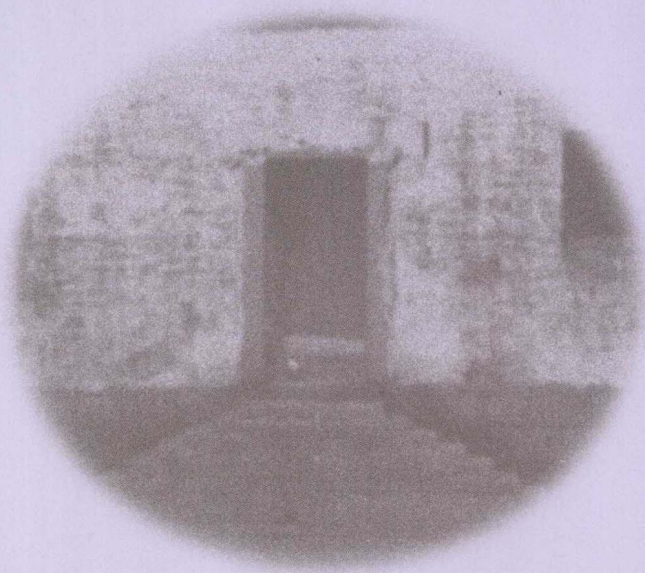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墨 白 六十年间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墨
白
著

六十年间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六十年间 / 墨白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1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286-5

I. ①六… II. ①墨…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6023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J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六十年间
LIUSHI NIANJIAN

墨白 著

责任编辑 蒋东雪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86-5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刘海涛	江曾培	汤吉夫
陈建功	郑宗培	桂晓风	雷 达



墨 白 河南淮阳县人，当代小说家。1984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欲望与恐惧》《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来访的陌生人》《裸奔的年代》等多部；中篇小说《告密者》《幽玄之门》《讨债者》《航行与梦想》《风车》《局部麻醉》《白色病室》《光荣院》等四十余部；短篇小说《失踪》《街道》近百篇。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爱情的面孔》《重访锦城》《事实真相》《霍乱》《雨中的墓园》《墨白作品精选》等多种。小小说作品连续四届获得《小小说选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出版有小小说集《孤独者》《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俄文。

总序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选者邀我作个序。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伧，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 蒙

2011年9月26日

目
录

孤独者	1
鼠 王	5
现实的颠覆	9
哑 巴	12
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	15
风 景	18
飘 逝	20
六十年间	24
洗产包的老人	28
终 点	31
丧 失	34
结 构	36
偶 然	39
蜡 烛	43
神秘电话	46
井	50
冬 景	54
最 后	57
老 鼠	59
寻 找	62
号 叫	65
阳 光	68
画 像	71
复 苏	73
等 待	76
光	78
红月亮	81
红 陶	87
面临黄昏	92
精神病患者	95

吃大户	98
尘 根	101
围 困	105
杀 戮	109
争 夺	113
鹅 魂	117
红雨伞	120
夜游症患者	124
舞轿者	129
秋 夜	133
母 亲	137
魔术师	138
命 运	141
谋杀案	143
内科大夫	145
声 音	147
信 仰	149
尹先生	151
老篾匠	155
受害者	157
飞 翔	160
门	163
打 赌	166
赤脚医生	170
锅 匠	172
张奶奶	175
队长袁鳖	176
自来笑	179
陈祥云	182
二 叔	185

剃头匠老梅 ----- 188

恩 舅 ----- 190

染 坊 ----- 193

孤独者

我们所见或似见的一切
都不过是一场梦中之梦

——爱伦·坡《梦中之梦》

一个暮秋的傍晚，孤独者逐渐接近一个黄色的村庄。在这之前，孤独者沿着一条土路从某个方向走来，在他的前面是一片无垠而又陌生的旷野。他立住，回头望去，身后仍是一片无垠的旷野。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他完全丧失了方位和时间感。他拖着一双沉重的腿在路上走着，他渴望看到一片可供他休息的地方，因为在他的脚下到处都是泥泞。就在这个时候，那个黄色的村庄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村庄的出现，使孤独者的心中涌出一股暖意。

在接近村子的路途中，孤独者看到一辆毛驴车停在路旁，那头高大的毛驴正在专心致志地啃着路边一棵杨树的干枯的树皮。在土路的右侧，有一个裹着绿色军大衣的汉子蹲在一座孤坟前，坟头上在春季里生长的青草现在已经枯败。汉子听到孤独者的脚步声慢慢地立起身子。孤独者看到那是一位老人，在他的脸上长着很长很浓的花白胡子，那胡子在孤独者的感觉里和坟上的枯草没什么两样。老人越过浅浅的路沟，来到土路上，他伸出颤抖的手说，你可回来了，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天没亮我就来了，一直在这儿等你。

等我？

对，等你。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知道，今天不是九月二十五吗？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来这里接你，去年你回来的时候是个晴天，那会儿西天里一片红光，你就从那红光里走过来……

老人喃喃的话语，使孤独者意识到他沉溺在一种想象里，他上去用冰凉的手拍了拍老人满是胡须的脸，老人一下清醒了，泪水立刻涌满了他的眼眶。老人怔怔地望着他，突然在泥泞里跪下来，双手搂住孤独者的腿，扬起脸，用乞求的目光望着他。老人说，求你啦，帮我个忙吧，她就要死了，她就要死了……老人的胡须频频而来的秋风里拂动。

我能帮你什么呢？孤独者吃力地把老人拉起来。

老人说，她等你，她一直在等你，这是她活在世上仅存的一点儿希望了。你快跟我回去，让她感到幸福吧。

孤独者拍了拍老人的脸，老人又回到了现实里。老人说，我求你啦，求你帮我个忙。

孤独者想了一下说，那好吧。

老人立刻被孤独者的话语所感动，他忙拉正毛驴车，让孤独者坐上去。毛驴车的轮胎挤压着路上的泥泞，一点点地接近那个黄色的村庄。

孤独者说，我是她的什么人呢？

她男人。

不可能。

是不可能，她男人已经在那里睡了三年了。

老人指了一下那座已经离开他们很远的孤坟说。老人的话语使孤独者的眼前呈现出一场浩荡的大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那场大水从西方的天际漫过来，淹没了无边无际的土地，冲毁了他的村庄，把孤独者和他的情人抛进一片激流里。他吃力地托着她，可是她一次次地沉下去，她死死地搂住他的脖子，他挣扎着，挣扎着……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他和

她都会沉下去，孤独者不得不用拳头击打她的太阳穴。情人的手松开了，正当他伸手去拉她的时候，一个浪头打过来，她就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无边的悔恨使孤独者不愿意再留在村庄里，无限的思念催促着他去寻找他的情人。多年以来，孤独者就那样在连绵不断的陌生的土地上行走，行走逐渐地演变成了他的一种义务。现在那渴望又从他的心中冒出来，他渴望见到就要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个女人。

现在他们已经接近村庄。黄昏像一场雾从四处漫过来，孤独者看到前面的房舍和树木如同一片灰色的剪影。有狗叫声从某处房舍里传出来，使得驴子很兴奋。驴子停下来高高地扬起脖子嘶叫一声，驴子的叫声号角一样在村子的上空回荡。黄昏抖了一下又继续淹没过来。驴子不愿再走动，老人无奈只得从车上跳下来。他一边吆喝着，一边用力拉着缰绳，驴子只得跟着往前走，老人和驴子的六只足踩在泥泞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村里的房舍胡乱地摆放在黄昏里，村子的格局没有在孤独者的记忆里留下任何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脑海里正想着他将要见到的女人，当那辆架子车在一个院子里停下来的时候，他还没有从想象里走出来。

到了，到了。

老人一边说一边把毛驴拴在一棵粗大的但已枯死的桐树上。接着，孤独者跟着老人走进了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老人朝黑暗里说，妮儿，他回来了。

在黑暗里，孤独者听到有一种声音慢慢地接近他，当有一双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腰时，他才知道那是一个女人急促的呼吸声。女人丰满的乳房挤在他的胸脯上，一股热流涌遍孤独者的全身。孤独者用手去抚摸那女人，使他惊恐的是，他在那个女人的头上没有找到一根头发。接着，他又发现那颗头颅上既没有耳朵，也没有高高的鼻梁，那颗头颅像一个葫芦那样光滑。这是一颗什么样的头颅呀？

啊，你可回来了，你到底又回来了……

凄泣的声音从女人的头颅里飘出来，这使孤独者十分感动。他用手再一次去抚摸她的脸，孤独者感到有两行热泪小溪般地从那头颅里流出来，孤独者就紧紧地把她搂抱在怀里。女人的身子在剧烈地颤抖着，凄厉的哭诉声仿佛一场小雨淋湿了孤独者的思想，响……响……

孤独者想，响是谁呢？就是她在等待的人吗？孤独者抱着那个女人摸索着在床边坐下来，他的眼前是一片漆黑而陌生的世界。他不知道那个老人现在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结构，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子。孤独者想，是什么样的灾难毁掉了这个有着纯真情感的女子的面容呢？他又一次用手去抚摸她的头颅，她的头颅上是一块又一块光滑的皮肤，他突然意识到那是一些伤疤，伤疤，伤疤……孤独者想，只有火才能留下这样的伤疤，难道是一场大火毁了她？一场大火……现在孤独者多么渴望光明，他想看一看这个女人的面容，可他又是多么的惧怕光明。他想，不要看到她的面容，你独得了一份真情，难道还不满足吗？世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

那女子的呼吸声渐渐地平静下来，她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衣服。她在他的怀抱里慢慢地睡着了。

孤独者就那样抱着她坐在那里，长年的游走使孤独者渴望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居住下来。现在他苦苦地思索着，明天自己是在这里留下来，还是在情人呼唤他的声音里再走向远方呢？

鼠 王

鼠王像一个幽灵行走在五月的田野里，太阳光如空气布满四周，蛇腹一样的土路边没有一棵绿色的树，黄色的麦子仿佛海一样把一望无际的土地覆盖了。麦子因接近死亡而散发出来的焦躁气息灌透了鼠王身上的每一个毛孔，这使得鼠王的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鼠王感到头脑有些晕涨，他立住身子，欠了欠挂在肩上洗得发白的挎包，挎包里的酒瓶就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他抬起手罩在眼上往前方瞭望，那所孤岛一样的粮仓出现在他有些昏花的视线里。他在那条土路上没有看到一个活物，哪怕是一条狗。鼠王转回身，他在半个小时前离开的那座村庄也只有一个淡粉色的轮廓了。鼠王在阳光下静立了一会儿，又转身朝前走去。

鼠王在中午的烈日下一点点地接近那所现在已经显得有些陈旧的粮仓。在许多年前，那所建在旷野上的粮仓仿佛一座坟墓把他罩住了，鼠王像一个幽灵终日厮守着这个粮仓。在白天他昏昏沉沉，像一个影子在自己的房间里晃来晃去，他在焦躁不安地等待着黑夜的来临。只有到了夜晚，他才会像一只猫那样变得敏捷起来。他爬上梯子，从某一个窗子里钻进粮仓，然后在那些散发着霉变气息的粮食上蹲下来，两眼放着绿色的光，开始和老鼠们展开战斗。鼠王捕鼠从来不下药，也不用其他的器具，就用他那双手。许多年来他就一直这样在消灭着粮仓里的鼠患。他用自制的铁夹夹住一只只老鼠的脖子，然后扔到腰间的袋子里，等回到住所，在微弱的油灯下他用锋利的尖刀把捕获的猎物一只只地剥开。他把剥好的鼠肉丢在一只红瓦盆里，一只只地码好。他每顿要吃去十只鼠肉。许多年来，鼠王每天每顿都是这样。他从来不吃其他任何动物的

肉，只吃鼠肉。他把吃不完的鼠肉腌在老大的条缸里，一缸又一缸。鼠王把剥下的鼠皮一张张晾在粮仓外边的水泥晒场上，等晾干后再五十张一捆地捆在一起。那些捆好的干鼠皮几乎堆满了他住室右侧的那间小房子。这些无声的鼠皮曾经使他名扬四海，这些无声的鼠皮也像一个钉子把他钉在这里。一个个好奇的女人看过这些鼠皮之后感叹一声就急退而去。鼠王望着那些女人远去的背影心里就生出一种仇恨，他就拼命地在这些老鼠的身上发泄。有些时候他就坐在被盐水吃透的湿漉漉的缸壁前静静地发呆，仿佛坐在一个长长的梦境里。他在梦境里一次次地渴望再次捕到那只从他手里逃走的真正的鼠王。那是一只什么样的老鼠呀，肥硕的身子如同一只灰色的羊羔，它尾巴的根部快有他的大拇指一样粗了，足有一尺来长。五年前那个黑夜里当他用手电照住它的时候，鼠王的手就哆嗦不止，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老鼠。当他朝它扑过去的时候，它却从他的裆下逃脱了，它的尾巴重重地抽打在他的睾丸上，他双手捂着他的命根子在粮食上打滚，那疼痛使他刻骨铭心。从那时起他就发誓一定要捉住它！那个鼠王也像仇敌一样带领它的属下在远处或近处发出咯咯吱吱的磨牙声。鼠王在那咯咯吱吱的挑战声中更加渴望捕到那只鼠王。长久的渴望几乎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等待，这种等待使得他迅速地变老，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体力大不如以前了。他现在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每夜都到粮仓里去，有些时候他也捕到几只小老鼠，可他越来越吃不到新鲜的鼠肉了，他不得不动用他的库存，也不得不动用捕鼠的器械了。他把一只又一只鼠夹下到粮仓的各个角落，使得那些渐渐张狂起来的老鼠走起路来不得不小心翼翼。

现在，他立在粮库的大门前，打开锈迹斑斑的大锁，把大门推开一点儿缝隙。粮库满院子除了水泥抹成的车道和晒场到处都长满了青草。那些青草静静地立着，等待着乡民的脚步和装粮的车轮来践踏。鼠王立在大院的门口，望着坐落在院子后面的那所高大的粮仓，他突然听到一

种咯咯吱吱的声音，这声音他太熟悉了，这熟悉的声音立刻使他兴奋起来。他细心地分辨着那声音来自何方，而后他朝粮仓走去。

在五月的阳光下，鼠王渐渐接近那所高大的粮仓，在粮仓前他放下提包，他扶椅子的手都有些颤抖。他慢慢地沿着梯级往上爬，当他驼背的身子滑坐在粮食上，眼睛还没有适应粮仓里的光线的时候，那咯咯吱吱的乱叫声突然止住了，他恍惚看到无数的老鼠灰灰的一片卧在一根房柱前。他站起来，那些老鼠立刻四处逃散，老鼠的爪子在粮食上滑过的时候发出了沙沙的声响，最后，他看到了那只久违的鼠王。鼠王已经苍老，它的毛发浑身通白，它在看到鼠王的时候也想逃跑，可是它的左腿已经被一只铁夹死死地夹住，铁夹被一根铁丝系在那根房柱上。逃脱不掉的鼠王在粮食上卧着，它两眼充血地望着他。鼠王的突然出现使得他的脑海一片空白，他突然感到有些累，就在粮食上坐下来，双手扳着膝盖望着那只鼠王。苍老的鼠王圆圆的眼睛里似乎有一种绝望的神情，它趴在那里肚子一鼓一鼓地喘息着，而后又跳起来疯狂地去啃它腿上的铁夹。

我来帮你吧。鼠王对鼠王说。他站起来，走到墙角拿出一把铁钳，他在那根柱子前费了很大的劲才夹住了鼠王的脖子。他用手拉了一下那根粗长的尾巴，他的睾丸就不由得往上缩一下。长久以来积存在体内的仇恨涌上来，他就用一根铁丝把鼠王的尾巴穿透，而后拧死了。他说，我要让你享受一下。鼠王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感受，由于鼠王的出现使得他有些恍惚，他仿佛深陷在一种梦境里，一种无可着落的现实里。他来到粮仓外，把鼠王系在一棵树桩上，而后从屋里拿出那把锋利的刀子。他来到鼠王的身边静立了一会儿，把刀子刺进了木桩。他说，咱不能就这样完结了。他取来酒，在鼠王身边的草地上坐下来，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喝着，他一边喝一边和它唠唠叨叨地叙说着多年以来他的愿望。太阳不知不觉地滑到西天上，黄昏的霞光把院子照得一片迷离，在